

小小说

心碎的陶娘

■红鸟

月月大学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大型陶吧，就是手工制作陶艺的公司，遇见了昔日的高中同学常城，巧的是，另一所大学毕业的常城也进了这家公司。不期而遇自然带来一番惊喜，随后的工作和接触，常城对月月的好感与日俱增，他想表白又有些迟疑，因为他的外表太普通了，在白雪公主一般的月月面前总有些自惭形秽。月月也看出了他的心思，但也不想挑破，她不是看不起他，而是因为月月是个浪漫的女人，她渴望着有一天，一位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出现在她的面前。

月月的技术在陶吧是一流的，从选择黏土，然后要把做的物品在脑袋里构思好，接着动手去做，手法之娴熟，令人震惊。外商见了她的现场制作都啧啧赞叹，人称“陶娘”。

一晃两年过去，冥冥中的白马王子一直没有出现，倒是常城的关心细水长流，慢慢滋润和打动了陶娘的芳心。常城待人真诚，工作踏实，在同事中口碑很好。陶娘接受了

快乐，在乡野间悄悄流淌(组章)

■仙源竹韵

摸爬蚱

黑灯瞎火。影影绰绰。充满希望并快乐着。傍晚时分，没有一点亮光。一群豫东娃手拿半块凉馍，向村头的树林挺进。借着微弱的星星的亮光，手伸向一个个黑点，感受着新出土的爬蚱的气息。一摸是一个树疙瘩，心里不禁一阵郁闷，片刻烟消云散，因为还有下一个黑影在等着他；一摸是一个在手里爬动的精灵，便一阵窃喜，旋即向下一个希望走去。去的次数多了，便知哪一个黑点是前两天摸过的树疙瘩，哪一个可能是爬蚱；即使是小一点的爬蚱，心里也是安慰的，因为摸到小的总比落空强，摸到小的就会有遇到大的可能。

回到家，把摸到的爬蚱，小心盖在碗底下，祈求第二天黎明它们变成粉中透红、羽翼丰满的知了。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因爬蚱蜕皮时无依无靠，长时间不能抓附他物，只能从炸开的硬壳里拱出宽大的后背，而翅膀和腿尚在壳里，成为难产儿结束了甚为短暂的一生。摸得多了泡在水里，第二天放在灶火里一烧，定是难得的乡间烧烤。

摸爬蚱，经历的是辛苦和快乐；吃爬蚱，享受的是乡村野味和幸福；看爬蚱变知了，目睹的是小精灵们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嬗变，感受的是它们蜕变的阵痛和获得新生的欣慰。

摸金龟子

静谧。急促。争先恐后。

在豫东鹿邑、郸城一带，金龟子(幼虫为蛴螬)，又叫“苍蝇”，是非追腥逐臭的令人厌恶的那种。

短胖的身段、通体黑绿的外形、坚固的外壳，常常傍晚出来觅食，一看就不是个好家伙。

为了节省粮食，傍晚时分，女人们总要带上瓶瓶罐罐装些水，领着娃儿们，三五一群地朝村庄外的玉米地和柳条墩走去。在柳条墩的每根嫩条上，金龟子们一个个你扛着我，我挤着你，把柳条压弯了，嗡嗡嘤嘤呼朋引伴地抢食新鲜的嫩叶。殊不知，它们的末日已经来临，一双双或宽大或稚嫩的手把它们捂在手心，一撸一捧，放进水里，片刻间被淹死。摸金龟子的过程是辛苦和激动的，这时人们顾不上脚下的路是否平坦，麦茬子扎不扎脚，当看到柳条上黑压压的一片便会心里一阵激动，恨不得长出十双手来，把那些黑压压的金龟子统统收进自己的罐子里。一顿饭工夫，近村的柳条墩上或玉米叶上的金龟子被掠去，远处的金龟子们也吃饱喝足了，他们共同踏上回家的路，只是一部分进了农家小院，第二天成为鸡鸭们的饕餮美食，大部分又回到了天为被地为铺的大自然，或许第二个、第三个傍晚被捉回，复又成为鸡鸭们的嗉囊之物了。

半天的辛劳，换来鸡鸭的快乐和庄稼的健康成长。一物降一物，此消彼长，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之道。

快乐，在乡野间悄悄流淌(组章)

■仙源竹韵

摸爬蚱

黑灯瞎火。影影绰绰。充满希望并快乐着。傍晚时分，没有一点亮光。一群豫东娃手拿半块凉馍，向村头的树林挺进。借着微弱的星星的亮光，手伸向一个个黑点，感受着新出土的爬蚱的气息。一摸是一个树疙瘩，心里不禁一阵郁闷，片刻烟消云散，因为还有下一个黑影在等着他；一摸是一个在手里爬动的精灵，便一阵窃喜，旋即向下一个希望走去。去的次数多了，便知哪一个黑点是前两天摸过的树疙瘩，哪一个可能是爬蚱；即使是小一点的爬蚱，心里也是安慰的，因为摸到小的总比落空强，摸到小的就会有遇到大的可能。

回到家，把摸到的爬蚱，小心盖在碗底下，祈求第二天黎明它们变成粉中透红、羽翼丰满的知了。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因爬蚱蜕皮时无依无靠，长时间不能抓附他物，只能从炸开的硬壳里拱出宽大的后背，而翅膀和腿尚在壳里，成为难产儿结束了甚为短暂的一生。摸得多了泡在水里，第二天放在灶火里一烧，定是难得的乡间烧烤。

摸爬蚱，经历的是辛苦和快乐；吃爬蚱，享受的是乡村野味和幸福；看爬蚱变知了，目睹的是小精灵们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嬗变，感受的是它们蜕变的阵痛和获得新生的欣慰。

摸金龟子

静谧。急促。争先恐后。

在豫东鹿邑、郸城一带，金龟子(幼虫为蛴螬)，又叫“苍蝇”，是非追腥逐臭的令人厌恶的那种。

短胖的身段、通体黑绿的外形、坚固的外壳，常常傍晚出来觅食，一看就不是个好家伙。

为了节省粮食，傍晚时分，女人们总要带上瓶瓶罐罐装些水，领着娃儿们，三五一群地朝村庄外的玉米地和柳条墩走去。在柳条墩的每根嫩条上，金龟子们一个个你扛着我，我挤着你，把柳条压弯了，嗡嗡嘤嘤呼朋引伴地抢食新鲜的嫩叶。殊不知，它们的末日已经来临，一双双或宽大或稚嫩的手把它们捂在手心，一撸一捧，放进水里，片刻间被淹死。摸金龟子的过程是辛苦和激动的，这时人们顾不上脚下的路是否平坦，麦茬子扎不扎脚，当看到柳条上黑压压的一片便会心里一阵激动，恨不得长出十双手来，把那些黑压压的金龟子统统收进自己的罐子里。一顿饭工夫，近村的柳条墩上或玉米叶上的金龟子被掠去，远处的金龟子们也吃饱喝足了，他们共同踏上回家的路，只是一部分进了农家小院，第二天成为鸡鸭们的饕餮美食，大部分又回到了天为被地为铺的大自然，或许第二个、第三个傍晚被捉回，复又成为鸡鸭们的嗉囊之物了。

半天的辛劳，换来鸡鸭的快乐和庄稼的健康成长。一物降一物，此消彼长，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之道。

散文

老鱼的新传说

■芳远



老鱼在湖里有多久了，谁也不知道。只知道他的鱼龄越大，他游的水域越低。这两年，他喜欢上了水底，喜欢在水底的黑泥和腐败水草间钻来钻去。这地方，没有谁来打扰他，这里有很多时髦的水族所不齿的地方，他们才不稀罕呢！他们的地盘风清水亮，玩得痛快，吃的也有滋味。一群群的水族，还会越过松松垮垮的水草地带，去傍晚来临时的水面，跳几圈舞，蹦几下迪。

老鱼对水族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没有丝毫的兴趣。对跑来向他炫耀的那些后生，理也不理，就连他那总是垂着眼睛，都懒得动一下。烦了，他会吹出一串长长的气泡，猛地甩一下尾巴，那些后生们，便会在一阵水流中，翻滚着向上逃去。

外面的世界什么样，还用你们多嘴吗？

老鱼年幼的时候，什么事儿都干过。当初，他也是听不进长者的劝告，也是爱去水面，爱去看外面精彩的世界。一个夏天，他和小伙伴被嬉笑声吸引着，来到了水面。岸边，几个小人人扑通扑通地追逐着打水仗，水花飞溅。水族们很好奇，围过去，在几个小人人腿间跳来跳去。幼稚的老鱼很得意，玩就玩吧，湖水是我们这个世界，几个精光的小人人，还能把我们给捉了去？没曾想，几个小人人看到肥嫩的鱼儿，立马改变了兴趣。他们放弃了打水仗，把各自的小裤衩脱了下来，用水草把小裤衩的腿扎结实，便开始了疯狂的围捕。也许是我们太大意——岸边是浅水区呀，也许是我们太小看了这帮小人人——他们分明是打渔人的后代啊！老鱼的小伙伴，相继被小裤衩兜出了水面。接连着，厄运又降临到老鱼的头上。好在老鱼练了功夫，一个空翻跟斗，从小裤衩

缺少交流了，她想再做最后的努力。

陶吧门口，常城和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站在一块儿。两人很亲昵，常城一边说着什么还一边用手捋了捋女孩的秀发……陶娘一下蒙了，她终于知道常城为什么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弯，她的心碎了……

陶娘想努力地去工作以忘掉痛苦。这天她早早就来到陶吧，她要做一个陶人。选择黏土，选择模具，装配，上色，晾干，烧制……整个过程陶娘做得一丝不苟。三个小时过去了，陶器烧制出来了，外表看着很精美。突然一个陶工大叫道，不对啊，你看这个陶人的心怎么是碎的？

陶娘也感到很意外，自己从事陶艺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意外。

陶娘的好姐妹红姐走到她跟前，拍了拍愣在那里的陶娘说，心碎了，就扔了吧，就放弃吧，以后一定会制作出来更好的。

陶娘听了，心里舒缓了，她笑了笑，心碎了，那就放弃吧，以后会好的。

诗歌

画作(外三首)

■霍楠因

撑起云朵的手

在一个失眠的夜里拿起了画笔
更多的想象漫了上来
那些颓废与美好
几乎就是她生活的还原
白日里一只逆风而行的小雀
琐碎的断章码了一堆
她于彷徨的夜里安静地挑选、删除
另一些等待晾晒风干，一遍遍的回味
与反刍 她忽然看见色彩
和幻化的光影于眼前交织、浮动
她把构图交给右手的手腕
开始了一只飞鸟的俯冲与盘旋
伫立与翩然而翔
色彩留给左手的托盘
满蘸着清水和五彩调料的画笔
排成一排又一排
使她像个酿酒师 只不知是五粮液还是威士忌
或者她为自己调了一杯五味掺杂的鸡尾酒

酒杯上停满了青春的唇印
那些俏皮与优雅并存的色彩
也是她尘世里虚虚实实、恍恍惚惚的大半光阴 当一切的喧嚣偷偷地向后溜走 她从这面饱满的镜子里竟然看到了另一个抽象的自我

六月的杂音

坐拥书城为一个词寻遍整个森林
深夜火车嘶鸣过平静的草原
凝神谛听村庄的神秘河流之永恒
时光在指缝间流淌，欲望满布的琴键，谁将奏响明日之肖邦
眺望的棱角倒伏于被擦亮的羽翼
我的名字隐身在躁动不安的音符
像零星的铁闪烁在时间的扭结里
一瞬偶尔的失音提升了六月的幻觉
断流与干涸，石块的寂与硬
惊涛拍岸的草木，海鸥伏身于灯塔
找寻风的再次涨潮，或者一场雪
不动声色的温润和闪电的登堂入室
沉香缕缕不能直达的神龛 为黑暗
斩获黎明的箴言 明媚的溪流
宁静在峡谷最深处 干枯的积郁
沉入湖底 荣耀颤抖梦想
若隐若现 鸟鸣即起
不倦的影子脱离躯壳的疲惫
裸露的脊骨迷蒙于大地

湖面上划过一只水鸟

行至湖心
一只水鸟的影子掠过天空
那朵白云认识它
与这片荷田也是老相识了

它用双爪点了点水
这种声音我没有听到
只是，一场小小的波动
从湖面开始一直传至水底

一包种子放了很久

暴雨之时你正坐在冬天的尾巴里
留守于一盆水仙将要远去的想象
一包种子放了很久，只有芳郁
是一串急于敲响的音符，在三月阵痛
四月破茧而出 五月在朝阳下张扬起帆
蝴蝶飞近，经年的潮湿被记忆一遍遍
轻触 沉默于风干的眼 这些于心底结成的一粒粒完美
与极淡的浪漫，也将再清晨放下柔软的身段
一遍遍濯洗出小麦的肤色 作别继续沉睡的优雅
不过分沉湎于忧伤 也无须刻意营造纯粹的开场
好像一张沉淀经年的黑白影像
恰如其分的温暖 是童年的月光